

# 同国家领导人一起看戏

1986年，我在河北师大省军区大专班学习期间，曾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看了一场戏。

那年初秋的一个傍晚，才摞下饭碗，就听到值班员的集合哨声。全体学员迈着整齐的步伐，奔向河北剧场。入场落座后，发现舞台上放置了一个醒目的广告牌，上面写着当晚演出的剧目：《林冲夜奔》，主演：裴艳玲。

演出之前，来自沧州的学员主动向我作介绍：裴艳玲，女，原名裴信，1947年8月出生，河北省肃宁县人。她自幼随

父练功并师承李崇帅，5岁登台，9岁开始在剧团挑梁，1960年进入省河北梆子剧院，拜李少春、侯永奎、郭景春为师……我想：“裴艳玲出场，看来今晚这场戏非同寻常。”放眼望去，舞台两侧的幕墙上正在向观众作剧情介绍：昆曲《林冲夜奔》是《宝剑记》传奇中的一折，描写林冲黑夜逃奔梁山，一路上心情纷杂而矛盾。

“实指望封侯也那万里班超，到如今生逼做叛国红巾，做了背主黄巢。恰便似脱靴苍鹰、离笼狡兔、摘网腾蛟……”大幕

徐徐拉开。舞台“活林冲”裴艳玲登台亮相。因其得到名师亲传，身形、嗓音和舞台表演均酷肖大师，她将侯派昆曲、北方昆曲武生之集大成者《夜奔》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从头到尾一个人在舞台上连演带唱40多分钟，行内人称为“一场干”。这场戏载歌载舞，唱、做、念、舞，处处精彩，难度很大。裴艳玲动作干净利索，舞蹈令人拍案叫绝，表演突出人物性格，展现人物内心情感，出神入化，富有极高的艺术表现力。

“好！”“好！”在观众的一片

叫好声中，演出结束了。剧场内的照明灯全部开启。这时，我发现观众席上有一排人边鼓掌边转身面向后面的观众致意。“彭真！”“姚依林！”顿时，观众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国家领导人在省领导的陪同下，走上舞台同演员亲切握手，合影留念。

大幕徐徐落下，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剧场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心潮起伏，思绪万千。看这场戏既是难得的艺术享受，又是弥足珍贵的荣誉。30多年来，这次经历在我记忆中历久弥新。 艾立起/文

## 母亲的老粗布

近日，偶然翻看26年前的日记，看到上面记录了母亲送给我粗布床单的往事。

1996年夏，我正在某部服役。休完探亲假返回部队时，母亲把一块粗布床单塞进我的提包，说：“夏天天气热，铺着它吸汗。”现在回想起来，日记写得太浅了，远没有表达出母亲织布的辛劳。记忆中，家里有几十卷母亲亲手织的老粗布，浓缩了她对家庭、对孩子、对生活的爱。

母亲年轻时心灵手巧，街坊四邻都夸她干啥像啥。除了干好地里的庄稼活，她平时总是不闲着，做鞋、绣花、缝缝补补，特别对纺线、织布情有独钟。母亲织了很多粗布，有长条粗布、方格粗布、纯白粗布，好

几种样式。在母亲陪嫁的黑木柜箱底，满满地装了几十卷粗布。每年暑假趁我和弟弟在家，母亲便翻箱倒柜，把粗布搬到院里晒一晒，然后封存起来。

望着院子里摆放的那一卷卷沉甸甸的粗布，我的心里总是浮想联翩。先是母亲种棉花，再摘下棉花弹成棉絮，把棉絮搓成絮条，然后用纺车纺成线团，最后把棉线染一下，晾干。此时，奶奶和母亲便忙活起来，把棉线绕成线捆。之后，她便抬着一捆线放到织布机上，坐下来，一手推楮，一手穿梭，两脚不停地上下踏动，开始织起花布来。

孤灯伴长夜。母亲独自一个人在昏暗的小屋里，来回穿

梭织布。春天她忘了日出日落，夏天她天天一身汗水，秋天她熬到鸡叫三遍，冬夜寒风从门缝钻进来，吹得她骨头节疼。在枯燥的日夜劳作中，母亲落下了关节炎、骨质增生等慢性病，手指也开始变形了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当跟着母亲回姥爷家，人们都夸她三个儿子虎头虎脑长得好，还说母亲小时候命苦，这仨儿子以后会给她带来福气。母亲便笑着深信不疑。就是这个朴素的寄托，让母亲觉得生活有了盼头。母亲要强的性格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我们哥儿仨相继成家。不管是谁成家，母亲都慷慨地取出她大半生的

“积蓄”——一卷卷粗布，分给她的儿媳们，并说：“夏天铺着睡，透气又吸汗，盖着不沾身子，冬天睡不凉。实在不能用了，可以扯成一片片的，给孩子当尿布，又吸水又吸汗，比尿不湿强多了。”

如今，我住在省城，多年来一直铺着母亲织的粗布床单，开车去外地游玩，也总要带上它。妻子和孩子只知道纯棉布用着舒服，却不知道它是用汗水浸泡过的，不管冲洗多少遍，永远也洗不去母爱的味道。

现在，我的床下还有几卷母亲织的粗布，每当看到它，就会想起昏暗的油灯下母亲织布的身影。

杨秀海/文

### 图说往事

#### 小学毕业班合影



1977年，我担任民办教师7年后，第一次带七年制小学毕业班。

这一年，同学们参加公社联校的会考，取得了平均分第一名的好成绩。学校在召开全体师生庆祝大会后，为了留下纪念，特意请来照相馆的师傅，为我们班全体师生、校领导和有关老师拍摄了合影照。

因为我是班主任，是取得这一成绩的主要功臣，所以被安排在第二排右四的位置，紧挨着校领导。

宋希兰/文并供图

**编辑提醒：**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，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：zlr393@sina.com

图说  
价值观

节俭传下去 中国万年福

富强 民主  
文明 和谐  
自由 平等  
公正 法治  
爱国 敬业  
诚信 友善



河南舞阳 张新亮作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

## 文友情深

我和刘章、刘芳相识于1964年承德地委宣传部召开的通讯员工作会议上，当时年龄都只有25岁。我和刘芳在兴隆县县直单位工作，刘章则在该县上庄村当农民。1967年，县委、县政府抽调我们到文化馆搞农业展览，由于都爱好写作，年龄相同，脾气相合，遂结为文友。

早在1958年10月，不满19岁的刘章即在《诗刊》上发表过他的组诗《日出唱到太阳落》，共20首。后调入石家庄专职从事文学创作，先后出版诗歌、散文、文学评论等书籍50来部，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当代著名诗人。刘芳后来也调到承德专职从事文学创作，先后出版《刘芳绿色散文精选》《绿色的乐章》等文学作品多部。我则在兴隆县工作26年后调入石家庄省直机关，一直从事卫生行政工作，业余时间写些新闻和文学作品。

刘章和刘芳均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我只是一位业余文学爱好者，但我们青年时代结下的友谊，一直延续了50多年。我们或书信，或电话，或聚会，从未间断。我在兴隆期间，去承德或石家庄出差，必找他二人见面畅谈。

在石家庄，我与刘章同住在青园街上，坐公交车只有四五站地，我俩的交往就更密切了。他对我的帮助很大。我的第一本书《杨鸿恩诗文集》就是在他一再鼓励下出版的，他不但亲自为书编目、写序、起名，还让其子向东帮助找人设计封面。我的第二本书《未老

情》，刘章曾题诗祝贺：“字句清泉涌，人生未老情。白杨夕照里，摇曳晚霞红。”他每出版一本新书，必亲自题名相赠，从当初他的第一本书《燕山歌》到最后结集的《刘章集》，至今都保存在我家的书房里。在生活上，我们两家也往来甚密，互相关照。当初在兴隆时，他就经常到我家做客。后来在石家庄，他家楼下旁边有块空地，种些时令蔬菜，他每年都给我家拿些来尝鲜。平时，他每周必有一两个电话打来。我和刘章以及两家的深情厚谊，一篇短文又怎能说得清楚。如今刘章驾鹤西去两年有余，每每想起这些，我常常禁不住潸然泪下。

右为诗人刘章，左为作家刘芳，中间是本文作者



至于刘芳，我们在兴隆时就是密友，后来他调往承德，我每次到该市出差，必打电话约他相见。再后来他迁居北京，我们也多次聚会。如今我们都已是退休多年的耄耋老人，但依然用微信和电话保持联系，有喜事共同分享，有难事互相安慰。谁有新作发表，也常互相赠阅，征求意见。前两年，他的《塞罕坝情思》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后，他很快把领奖照片给我发来。为此我兴奋不已，立即表示祝贺。

杨鸿恩/文